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西河集卷三十七至四十

詳校官編修臣曹城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編修臣閔惇大

謄錄監生臣鄭遇亨

西河集卷三十七

翰林院檢討毛奇齡撰

序十四

吳冠五游上黨詩序

予聞烏聊白嶽間有吳子冠五其為人為詩為天下人所推重而予求其詩而未之見也姜子武孫謂予曰冠五于人詩每少所可而獨不能已于君之詩嘗曰天下有為詩

如毛生者哉而予則疑之夫予詩不為人見見即不必憎于人顧未嘗有稱予詩如冠五者也是必冠五之詩偶與予近近則悦悦則稱之有溢口而冠五不然冠五嘗游上黨矣去而輯其詩來京師夫上黨介秦趙之間壺關虎祁本河朔勝地予方傳綏盜前代名將若曹文詔張道濬輩曾提甲卒殺賊驅騁狄潞旁若無人予思游其地而惜予詩不能奇無足為雄憤生氣鏅臓狎褻無能鏤魂鑿影使神鬼咤嗏而讀冠五詩一何琱宾漠而制虚無如是也然後知冠五之好予詩非

如當世之茍同而附已則悦異已則非者也然後知武孫之知冠五猶之冠五之知予也然後知冠五之為詩也不然好竽而棄瑟襲青而斥白便宫徵而毀商角天下亦安有為詩如冠五者矣若夫冠五之為人則第就其為詩覿之而其人何難知焉

桐城左仲子暝樵詩集序

少聞左忠毅公死璫事恨生晚不及見忠毅會忠毅介弟于崇禎之末以御史代巡兩浙特渡江詣臺望見御

史顏面咨嗟太息指語于衆中以為此即忠毅公介弟也況忠毅諸子曾預籍逮尤素所願見而不可必得者哉去年冬公仲子暝樵先生來游永興距向望公介弟時已三十餘年予與先生相對各已老大然猶幸于流離未殞之際得納履一相見惜乎去之遽也乃又距一年而貽書問訊兼寄生平所為詩屬為序首夫先生家世氣節不藉文章即文章自命亦必出入經術期於有用不必屑屑以卮詞悅語爭英角綺乃我聞忠毅在北

寺時鼎鑊刀鋸剟肌爇肉即魂夢吁嗡未嘗少爲之偃息然且含毫搦竹與魏公忠節楊公忠烈周公忠介輩謳吟唱和為七字長句融金叶石情文俱備此非故示整暇誠以意旨激越呼天搶地之頃不能無所發洩則反舉而寄之於詩今先生遭逢未必皆順俓也羈遲俛仰形諸浩嘆亦固恒事況先生所存多歷游詩往嘗訪弟司刑公於嶺外早有南游刻卷行世而今則合諸所游為一集寄跡棲棲不廢嘯詠倘亦文章忠孝之所必

及者乎先生詩氣惇而詞雄不假雕飾洋洋多負道之色而剴摯刻實則直欲抉肺腸相向無優游瞻顧可自解免葢天性然也予不及見忠毅見忠毅之子且得見忠毅之子之所為詩幸藉一言以掛名於其間則以視三十年前渡江竊視其介弟時不可謂非今兹之厚幸也況乎後之讀其詩而興起者與

琴溪合稿序 丁克揚別字琴溪

向與琴溪之伯氏論詩城西琴溪方以舉進士走長安

道上未暇及也暨琴溪筮仕懷印之下雋始得竊讀其所為楚中吟者夫以為吏之牘當下雋之邑之敝宜板稽簿責惟日不給而反從容焉而為之賦詩則其地之不足與有為奚待計哉第伯氏論詩雅好刻覈非備極幽拗略一過不省即未嘗動色稱嘆而琴溪坦然獨行澔澔然若決陂之灌河曠然無所芥蔕于其詞是豈履道之所為務為可曉者與乃琴溪為邑與民休息終以不善事督郵投劾竟去會兩湖用兵荊岳之劃江而相

抵者合巴東上下彊弩百萬烽火照夜不徹而琴溪以解組未歸棲遲于武昌楊柳之間目極晴川嘒焉嘆興而又時時還下雋與父老子弟山川城郭重道故舊其流連賦詠哀與怨併讀其詩而見其志與其所以遇也今琴溪歸里思彙其所著若所稱前後楚吟與秋夢旅愁消夏諸編合為一集而命予以敘夫履道任達本無宦情而感時觸事憒然自放嘗見之投閒置散之間琴溪遇不及履道而情文曠遠往往相近自夫論詩者好

言初盛遂致貞元元和以後棄置不問而昔有終身爲詩始悟長慶集之不易爲者夫從容游娱易事雕飾而有如造次當前痌瘝未解非大聲疾呼即徑情自訴而不諒者猶欲以研練之詞責之彼夫不病而呻者謂之樂憂病而不呻而故爲巧言令語以達之謂之飾喜樂憂與飾喜同一不倫則向使伯氏而在猶必以爲琴溪所言當有不出乎履道而不可者而況乎情之有相近耶

蛤庵和尚語録序

蛤師參諸方自謂有得及參報恩老人如捨仙經見十六觀盡悔諸宿習穿踟入地者凡十年遂舉西來所傳直指心印印之報恩報恩亟許之而未有付也既而隨報恩來京入

萬善殿

世祖章皇帝每訊以法因有所舉似于

章皇帝前會平陽老人相繼應

詔聞師名急覓見師而師已南下遂于其還平陽時出大鑒以來正法眼藏馳而授之報恩嘗曰吾匆匆象十年而衣纓者在禁門然豈不足示天下觀哉寧州龍安之兆率古名刹也越千里啟請值賊犯兩湖官兵從武昌下者道蒲圻下雋而出入於龍安之間師凡兩往振已廢之跡而經始之雖荆榛屢塞未能闢治提舊境一還故觀然而鐘鼓興焉嗣此則時游三吳吳中人士每有所啓請皆不之却錄中所稱吳江羅漢者其一也歲甲

予任黄門招師渡湖會師發願將朝臺遇于京師和碩安親王延師于西山隆恩建幢設鉢遠近聞者皆宗之居無何

翠華幸潭柘名師

行在令賦詩訊五宗始末授齋賜含桃灑以

宸翰時天下大定闢國日出入之表

皇上大闡治道自堯湯至文見知聞知皆有獨契因舉心學相質難至謂佛家之見性即儒者之明德直揭千

古所授受而明示之師幸于親承之下特拈宗教附以頌揚一何盛也夫佛無與于治道而言治道者不之廢然且曇摩釋安元奘宗沕雖出入禁廷未嘗遇堯湯之主而師以彌天絕學直取西方古德不化而自行不言而自信者上與

聖天子參證同異其道法心印為何如者少林無文字維摩與文殊相對乃至無有言說龍安羅漢豈饒舌哉則謂是書為三洞經為菩提流支十六觀文為大學明

德所傳北海之註衡州之疏無不可也

聽松樓譿集序

聽松樓者蕭山吴氏別業也其樓在蕭之北幹山下山故有松而築重屋以聽之因名聽松會吴子征吉偕錢唐許子葦野選文其中嘗有聽松樓文選行世故雖在錢唐亦以是樓名所居葢其為友朋髙會久矣康熙已巳淮陰張子毅文杜子湘草與吴門俞子犀月顧子迂客俠君兄弟同來明湖適睦州方子渭仁家季會侯寄

湖之南屏而越州吴子應辰王子六皆張子星陳金子以賓皆前後至因偕丁子葯園輩若干人髙會于葦野之草堂而以楊先生以齋為之祭酒仍題之曰聽松樓讌集統所名也少時作蘭亭大會合郡之八邑人士而集于倪文正公之園維時三吴諸名士各舉文會與東江相應顧東林諸賢實主之曽幾何時而風流歇絶至有假應求為結納藉聲氣之階為奔趨地者此西園之勝所由漸流為甘陵之禁而無如何也聽松諸子久以

文章名于人而大江南北浙水東西其文人豪士偶相翕合遂若磁石之粘鍼與琥珀之受芥流連詠歌延為高會此固三十來所僅見者吾既悲斯事之久荒而深慶友朋相遭良辰勝地為未易遘也若夫敦盤在前聲伎間作諒亦從來良讌所自有者是集也各為文一賦一詩二子老且醉不能承管硯越日竣事因復藉授簡之末而僭為之序

尚湖樵書序

幼時讀野客叢書而好之遂效之作說麻十二卷以末
能博晳棄去既又為雜記記其耳目所見聞者亦不就
時傭書長河間嘗詣元成先生聽先生譚議每舉一事
必批根導源窮詰流末然後以漸互引依類比見合古
事與今事而串穿之為之指其異同而折其是否然且
宛轉觸發左右旁及條條然如說家人事如按驗官府
文牘如自訴肌膜所疴癢如數壯貝每聽之輒為之爽
然者累日而惜乎舍之游而不能盡聞其語者且二十

年也今年夏從海上還里私讀先生所為文竊疑先生以如是之學何難舉所聞所識而編之誌之乃未幾而果以所著名樵書貽予論敘予受而讀之一如當日所談議者書凡若干編編若干卷不分部類門目而任取一類之中一目之內臚其事之可相發者鱗次櫛比凡夫見毛龍鮓隼矢牛鐸畢列其相干而推于盡變使讀之者時而頤解時而首肯時而心開而意釋時而舌撟然不能下時而低眉決眥扶手蹋足夫作衹百行讀有

千卷故張華讀書遍三十車而其後作博物志僅存十卷左思窮搜討之力遨遊十稔而其所為文不過三賦先生奔書重屋三克牣上下凡繙閱數過加之以時賢之論述近事之睹記參互緯纆合成斯編記所稱博學無方又曰儒有博學而不窮殆謂是與考之稗官著作原有二家一則集事以資用一則考義以資辨故黄覽類苑而後在唐時名臣集羣書北堂作使事資而白傅列陶家餠于書楹匾分門目集所記以資六科試帖之

用名曰六帖此皆集事資用所自始而王仲壬作論衡則實創爲考覈駮辨之文以助談議故後之爲稗官家者雜記之外復有論說如筆談叢書隨筆友議諸書每可爲談議所藉如所稱考義資辨者而是書兼而有之類事而無方比義以廣異此誠伐山之能事折竹所未逮也予邑夙推多識者三人一包二淳博一蔡五十一子伯其一則先生也予兄事包蔡而先生以倍年之長忘分下交將自厠載酒問字之列乃蹉跎就老包二且

久逝今巋然者獨先生與伯耳
聖天子方嚮文章昭回飾物徵天下博聞强識之士以
充著作既已敦趣先生璧帛到門而先生以年老謝去
予方幸先生之謝可藉之仍聆談議而獨是宵燭餘光
既曆照曜庶幾如曩時之著雜說而筋力耗頓又不可
得夫睹是編而不恨十年之不讀書者寡矣

徐昭華詩集序

閨中傳詩自三百始顧三百多采藍伐肄執殳弋鴈之

婦而其後班蔡鮑謝下及管李非名門巨閥傳詩頗鮮葢閭閻夫婦操作不暇何暇與之言文章之事哉獨是金閨窈窕易於作偽故世傳李都御史妻陳懿遺詩半屬贋成而近年女士黄皆令游于諸家知閨中所作類有藉于補鏝者則夫閨詩之未易工也始寧徐昭華以詩傳人間者有年其人慧生而產于世家父仲山君席大司馬公遺業著書等身而其毋商太君則為冢宰公愛女稱工詩者然則昭華之能詩豈待詢哉第昭華嬌

穉不屑就女傅即隨兄弄文史亦未嘗斤斤為學乃驟
然搦筆相傳元夕隨諸姨觀燈曲廊向月獨吟遂有詩
今集中絕句所為看燈者是也乃昭華特好予詩凡繡
枰鍼管脂盝黛鬲偶有著筆即漫寫予詩以當散翫故
其後謬呼予師而予得藉是數數課題面試以驗其誠
偽嘗窺其落筆時頃刻簇簇如弱羽之翻窠而新花之
生樹雖使鄒陽子建强顏伸腕猶不得與之爭新鬬捷
矧詠蒲吟絮何足相上予故曰如昭華者可令班昭為

後先古稱妯娌為先後蘇蘭為姊姒非諛語也特工詩實難雖曰閨房之文易于見傳顧亦視其工何如耳考風詩有名字者唯綠衣燕燕白華河廣諸篇其他有其詩而亡其名至若漢唐以後凡史乘所載宮闈書目自班姬左嬪道蘊令嫻以下合若干人皆各有集名存于目中多者十卷少亦不下三四卷乃數傳以降殘章斷竹或存或没甚至通集遺軼有其名而亡其詩即或統為選輯若顏竣殷淳諸君所為婦人集若干卷者今藏書之家

亦並罕有而團扇一詩千古不蔑則非閨詩之易傳而閨詩而工者之能傳也昭華亦勉為其能傳者而已矣

山陰陳母馬太君八十壽序

禮稱百年為期亦曰百年者庶幾可期致焉耳而禱頌之詞不曰於萬斯年即曰萬有千歲似乎凡為禱頌率淪乎具文而不可為据況揚徽飾媺非誣則諛而亦有不盡然者予與山陰陳電章游久念電章居子舍養事素著嘗于登堂進拜時窺其瀡臏備矣今年余月為我

母馬太君八十辰懸帨北堂族黨姻戚朋友咸起薦束帛列笙瑟設箵苴筐篚車馬冠葢相望于路夫以陳氏門閥盛大加之太君之賢霅章兄弟之友之廣何難乞言通顯飾致華膴為屏幛耳目光悦而乃以稱觴念詞問之居無宿給之毛甡曰此其所為非其文者也夫事不求諛則質詞非具文則能實方太君在閨中時扶風本右族其尊人星寰公與霅章伯王父㲄庵公同以萬歷甲午膺浙江鄉薦相擇年家子弟可為耦者于是始

歸公乃公以文章名當世爲藝林遠近推重却于內顧而太君井井家畫以婦道禔其身捍于其家然且于于睢睢不假言笑絶方幅眕盼而務飲以和以故事舅姑能孝相夫子能順御娌妯藏獲能睦能愛此可謂非得于天者真而盡于人者摯與夫貴而能勤富而能儉自昔稱賢而太君幼席寵緒且隨星褱公宦江右家世方隆隆起乃豐積裕施於儉勤之餘凡閭黨有求又能以嬴遺相及使滿願去及其教子也躬親課誦久爲虛詞

唯太君幼知書通論語孝經自為訓詁故電章兄弟未入塾時即共以講論誦讀稱于人間稍長而聲施藉甚迄于今天下之聞電章兄弟名而願為友者且比比也吾聞名材以樸遬而能貞良玉以質方而能大故長久之道唯在積之者不郛而後傳之者有永今太君春秋髙旣逮齔齒而電章亦正當服官之候方將入就選造膺㳯獻于天子為事親計乃其心則嘗以祿養之遲為憾禮曰八十者一子不從政電章之弟早已試仕嶺表

驅車于高涼羅麗之間獨電章在膝下則是承歡之切過于祿仕況祿仕已近也嘗讀漢史至萬石君傳嘆萬石君父子以質行聞于朝廷致天子以下皆動色贊誦莫及然要其大略則祇以垂老入官克就子舍電章尊人伯仲有四皆嘗夫婦負華髮為王父母扶鳩祝噎後先不替即在今羣從各已垂白而電章甫家杖依然衣綵衣帥孫曾若若賀太君羅拜堂下其久于養事如此夫享年之長與事親之久同一難致而今幸致之則自

令以往雖曰千秋萬歲從此可得何為不可哉

重刻北斗元靈經序

北斗元靈經者道書之一也其書敘設教之原旁及功行姑假道于生死因應之說以為世誡而註釋與其間焉予嘗論道家之雜過于他氏自柱下以五千開基初不過自示其慈儉不先守為道要而繼而繹之為遣有涉無之論滉洋瀰漫然猶是老生之常譚也既乃一變為養生家言吞金咽髓相事為七還為九轉而由是而

降漸至流鈴㖘酒畫水叱石趨近狡獪而于是五符六甲之術因之以生是書所載亦固以步虛履熱為能事而其言質慤一似唐宋以來自厭其學因欲援儒以入之兼亦自寘其三景參錯每變愈下之況故首以定靜心齋微示祕旨繼乃翻覆于轉輪往來六害八難有似乎釋氏所言者世嘗以禍福憂患為釋氏詆毋論惠迪之語始于吾徒釋氏為教全不在是而即以是論匹夫匹婦不畏官刑而獨于寘寘之間施報赫然至有生儒

日誦經傳習聞聖賢之訓而曹焉貿焉得一感應篇以為寶祕何功何過遂有實見諸行事而不敢替者然則聖人復起亦必不以其言為可廢矣特是書所始相傳為東漢永壽而元時徐道齡為之註之然苦無兼本其刻之者則奉化州判官沈道宗也延至明永樂間其書漸毁道録徐氏得其本于朝天宫道士因再刻之惜流布未廣終致湮没至英宗朝有太監鄭和者得自宫中而福建都轉運使司知司事者為懷柔王氏素受斗籙

見其書悅之乃繪諸斗像合為鏤版迄今二百年而存已寡也吾友沈士超有道人也合同志剞劂重為流布將以公世之好道者非曰道如是也亦曰世固有言道焉如是者爾因為應其請而序之如此某序

西河集卷三十七

西河集卷三十八

翰林院檢討毛奇齡撰

序十五

東園沈庵志圓尼師抄化齋糧功徳簿序

東園多尼居緑塍相接其在民家好佛如洛陽女子上請却髮率連房以棲至于故家遺閥官姬貴妹往往結廬而居于其中志圓尼師中年去家伐茅而編籬獨以

俗姓本沈氏築名沈庵有日矣康熙辛未將勸緣于城自持化簿膜拜予而請予為序夫閨中耽澹淨自昔所難況以朱門華屋之子餐金拖繡乃一旦托跡于此汰其膏而毁其飾猶復以齋薪供粥經營樵粒毋乃太苦予嘗為家太保題墓門之碑疏所自出嘆其舅氏京兆公為明憲宗朝名臣當是時稱杭州甲族以沈為最其後嗣君輩起皆相繼仕宦而第五郎君曾以舉人為蒼梧令者則尼之夫也世事之如幻也久矣數十年來其間家國之興亡城隍

之圯復與夫閭閻貧富宦游荒落凡夫盛而衰衰而盛者亦復何限夫虹生電過倏忽遷變海樓山市到眼而沫而當其盛時炙顔爦手及其衰而悲之乃以解脫之情銷其愛憎舉凡人世遭逢或忻或戚者而一舉而返之空虛所謂以六如祛六觸非乎則夫愛金錢而吝施捨猶未達也夫斯世所乏之不獨金錢而閨中施予較外人更吝乃志圓所請不欲以身之所需乞之官人而第儆長安老尼出入汾陽臨淮諸閨闥以匄所有夫人之

可愛者莫如家室女子之身其所甚愛者尤莫如首髪而以家之盛若此而棄之身與髪之所甚愛若此而捨之刦之由是而思天下之可愛而不可戀有如是乎況金錢已

張編修文稿序

乙丑之役

聖天子親定十人而春秋居二其一即編修張生也暨廷對三人亦既登春秋之一而編修又復次臚句首故

天子謂是科春秋佳特命掌院擇詞臣工春秋者彙註

傳義而惜予以遷葬歸也其後編修遽豪筆入

起居注日講為侍從親臣漸以高文典冊稱於人然而

每科舉義必有一二特出者為運會主持微聞天下遴

文家往往以編修為是科公孫僑云今鄉試典解推及

吾浙禮臣據例謂編修曾以康熙廿七年分考會闈不

當復開列

天子顧所開槩置不問獨破例標編修名使主浙試是

何

大聖人知人之哲一至是也編修居官住編檢廳既而遷會館客座傍列土銼瓦甑隔以蓬屏出入無輦轎徒行遇朝官輦轎過避之其同鄉大僚嘗謀合贏錢以佐月進編修量可揞即却勿受若他部寺事座偶言及輒左右視曰吾詞臣爾敢聞是也哉其介如此

天子知其文又知其人兼以

南巡故稔知浙人文之盛必得是人搜羅之極公且明

庶士以成是

聖天子大造吾浙人以有此舉也編修文行世已久坊人復遴其要者而佐以新篇因為應其請而序之如右

鷄園詞序

詩餘者繼詩之樂章也前此歌詩矣歌詩之法取五七字詩押其平陂髙畢而被之以律曰宮曰調此其法如歌曲然有拍有散有序有遍而第其引伸之間限于字數五字必二𠊱七字必四𠊱排而揵引伸而不能變甞

得唐人所遺五調曲就其笛色而按之以歌亦既抑揚句矩來往盡致而第以五字之故尋分覓扐猶不若孤兒婦病得以散聲而扶掉以成其曲此詞句短長所由繼五七字而起也湯君鳴友作鷄園詞夫詞名塡詞則以詞也然而名倚聲則又以聲也往予與華亭蔣生搜討唐詞謂小詞者實詞所自始而或曰否夫詞以具體第曰詞則曼體不可少也夫是故花間草堂各不相掩其後迦陵陳君偏欲取南渡以後元明以前與竹垞朱

君作樂府補遺諸倡和而詞體遂變若夫聲則雖萬君紅友著詞律廿卷其于句讀平陂則得矣然而與律呂何當焉鳴友詞隱唐宋自供奉以迄辛柳皆有其體嘗自言曰事至則情生意遠則品軼此爲得之而至于聲吾不知其何以諷之而善也長吟之而以散以拍殊有會也被之絃鞉而度以管曼聲以逐之而抑揚句矩未甞有拗戾于其間也迦陵紅友君鄉人也鄉人皆善詞而君復能以其詞而進之于聲如此若夫三臺紅藥集有

三臺弔曼殊詞開句云是盈盈一朶芍藥詞本傷心假使為歌將必有哽咽而不能終者然豈聲病哉

馮氏壎篪集

予在京時與紫𤇆禮部同邸居每連茵並馬輒言其家友悌諸子在南並邑好為樂而盂都師相累稱其族自畢公高後在晉宋間南遷者多以文章孝友顯于時今錢唐馮氏是也予謂禮部君以經學起家而一門羣從皆丁年勸禄之際斯世洮洮誰解文行乃就其恒言以

質之益都師相之所稱中心慕效以為世安有古道如是者脫有之吾舍此安歸矣及予請假還急訪馮君屺章于有斐之堂見其與弟重韓輩閨門怡懌旦夕出入忘人而悦天一似三古之于于然者而披衿示客不問合志與同術而相覿而善並以無猜之義共為心期且歉乎自退抑抑乎多自損者會

國恤下頒兩浙開府闢延賓之館聘術序有學之士賦

詩作頌以紀

聖孝而屺章重韓與同學蘇君子傳沈君方舟李君宏載徐君紫凝輩所爲胥山諸子者一時並入爲西園上客抽毫攜牘中丞擁篲前長跽請教子然後知文章行誼其生平稱許爲不可誣也昔阮嵇以中原耆舊與王渾爲友而旣而見其子戎輒忘年而與之交世說所謂與卿談不如與阿戎談者今林下七人則戎儼在也予締交于禮部君遠過王渾而視屺章與重韓之年則與濬沖不相及然齊契從此始矣屺章兄弟與胥山諸子

共集為詩而屺章與弟不忍分行因合而輯之名壎篪集詩云伯氏吹壎仲氏吹篪言友愛也屺章之友愛則于此猶見之若夫李義山兄弟皆以文名嘗合輯其詩名李氏花萼之集則但以華詞自誇門戶其于壎篪之義何有焉

陳山堂五七律詩序

少時為詩惑於楚人之説詩者而同曹不平各私其邦賢始以徐渭為越君子軍不足則又張之以渭南之師

曰陸游吾越中人也久而知皆不足恃夫然後轉而為信陽為北地為初明諸家又遲之遲之而始進而為三唐葢幾折旋于其間矣山堂為詩則不然方學四韻即能以藍田孟亭之勝縈其腕間時邑之稱工詩者二人一張子邇可一山堂邇可中年始學詩山堂以小年雖時各不同顧其為驟工則一也人有效斲者於此引繩削墨久而傷其指而工倕試操斤即已刻木為龍鸞之形有尋聲者於此析鐘律辨銖黍歌工易其器而不知

而師子野生不見絙桑目不睹嶰竹而偶聞人聲即審其形之短長與色之黑白此無他其才使然也予與邇可同為詩驚而遜之為才子暨予赴召應

昭代制科四方之士咸集轂下然所見不必皆可驚即同時為詩亦不必盡為我遜而山堂每寄詩至則移情累日不能自已是豈予之有私於邦賢也與張子邇可近在都予欲以邇可山堂為吾越張而山堂方刻詩示世予喜而序之如此或有謂山堂之詩與長而賦短者

張邇可曰人不識六義漫曰賦者賦其事遂以在前所感者為興而以其時所行者為賦夫必賦其事而後為賦則叔田必當補克鄢擊鼓何以無伐鄭也若其止刻五七律詩者則以山堂為唐詩五七律者唐人之詩也

城山大拙禪師語録序

蕭山城山為越王保棲之地舊名越王城以山椒有牆蜿蜒如泓盂因名城山曩時為比丘所居築椽葢茆而祠句踐于其中葢不知幾何年矣康熙戊申泠堂老人

從雪竇來相山川形勝而卓錫焉舉四遊未開六幕未布之事而偕其從人闡導于巖阿之間不數年而三涂廓然即將如來所傳僧迦金縷擕手而付之乘門之長所稱大拙禪師者使之奉佛衣而授僧法一何謚也夫槃阿寸土不宅龍象當大師參諸方時發源天童歷棲真能仁而聆獅音于羯磨念誦殿堂回向之際師夢中聞羯磨戒回向念誦有省且復由奉川跋涉淼漫而後倚嵓扃而居則斯山狹阸亦何足以闢神天之門容泜洹千百之衆雖

亭雲硐水頓非舊觀而泝所從來得毋寄跡虛空截然雲水者非與乃師以象王之尊大踞獅座獨拈拄杖者二十餘年邈女牆數仞翻之為大千之界舉凡石凹春蘿雲頭曬衲者不計晨暮然且朝叅夕囑拈古証今寄喝聲捧影于管硯之間而錄以示世我聞於越謀吴當夫椒之敗戢翼歸來縮長河浩氣而暫企之斗城之陰卒至吞吴震楚稱伯萬里而英雄未遇方且拾芒繩而仰以紈也然則城山雖小其為鍛鍊英雄與鉗錘龍象

者一而已矣

周春坊新簡兩浙提督學院賀屏序

古惟天子得試士制科是也嗣此則試之禮部又試之門下所稱明經進士諸科隋唐以降代有沿革顧諸州解士一聽之州吏從未有專遣京朝官主試事者自明增鄉舉之科入解者毋論得當與否而先以舉人為之階因之立學養士士之入學者皆有成數于是設鄉舉主文及比年視學之使重試事也第明制鄉舉主文多

遣詞臣及省曹以下惟視學一使則例以諸曹郎出行諸道與觀察相長少獨京師首善地居重而馭輕别遣南臺有才望者主之名督學侍御史惟時江南本留都與京師等他無與焉

大清興司列重文學改侍御史為詞臣專行直隷而

聖天子復厪念南浙謂江左人文夸于他省宜破例陞道為院已授專勅開轅於兩臺之間會予同年生周君主文山左升書最第一甫竣事即有視學兩浙之

命夫知人則哲前賢所難況登明選公允出司試事者之所僅有也在昔廬陵為嘉祐主文不厭士論幾不能再參御試而近且搖唇懷覽相繼成習矧山左係鄒魯材藪累科稱得士極盛者較難為繼而君于井亭葉落之餘鑠門躑躅時出其鈞石衡量敁敠諸才士諸才士翕然受程一似辨響于謰謱而汰金於麩糏即受裁諸族無或仰星辰而怨蠶蟻一何盛也從來諸州入解必投業門下詳審得失而後過解之賢否以定令

天子明鑒萬里書論下升即立察勤厥坐析明睽舉一時得人之賞遲久後酬者而使之再試于有效之際吾聞百鍊之銅不憚屢照原泉在山累綆不竭言其蓄之者裕也曩者制科之興實繫曠典然亦漢唐以後故科目耳乃君以賈傅之年應
天子名試拔居高等夫制科莫盛于唐然以昌黎之聞望累赴不售雖既舉禮部尤以未登其科為憾至宋則東坡兄弟並登制科然而東考當時東坡所登止三等

耳子由且四之而君且裒然舉首與郄詵李郃相頡頏

及天南蕩平

大廷獻頌人競進詞賦君獨稡擷六經擴摭其成文纂

為百韻詩而集儷句于其前以為序東堂學士動容咨

嗟以為僅見至其髙文典册稾筆綸閣與夫金鐀石室

之搜討所謂擅三長而却五難者又其餘也夫人少年

入學讀當世之書原思以文章見天下暨乎稍稍自見

門巷有車轍爵里之投各不相下過偶有歐懐者揖而

問字即誇以示人以為流芬餘瀋庶幾不匱而君能出其所學分聽草制歸然登著作之林且復于論秀之餘復膺是選夫兩浙本多才而君以文章宗主進之退之毋論江表顧陸山陰王謝皆令出我門下古之以學被世而復為斯世興教以大所學意在斯乎故事學使君至凡在受治分應進一言為賀因應諸君請而序之如此

北山無門洞誌序

當予羈丱赴臨安考解在崇禎之末爾時寓錢湖北山有所謂蕭家莊者日攜屐追趂大抵在葛嶺以西棲霞以北扳巢而貫穴初不記其企足在何地也及予浪游歸而四顧滌然曩時叢岡灌嶺重樓疊榭悉袒膊裸背一望而腓腓而暨乎還山則遙憶向時所歷不啻如烟雲之過眼焉菊逸大師以無門洞誌見示并謁以序予展卷嘆曰北山勝地猶有倖存焉如是者乎夫無門非他宋慧開大師字也師曾說法于龍興之山而龍隨以

歸乃藏龍山間劃泉而居之以其色黄名黄龍潭且闢洞以棲身其傍因有無門洞在黄龍院中宋時禱雨者多就之相傳寶慶中以歲大災天子特開選德殿延師説法暨淳佑七年又復以旱故遣丞相就洞禱祀丞相吴潜少保孟珙偕至因賜師紫伽黎衣給以平江官田三千餘畝錫號佛眼并爵龍以侯而祠之封靈濟侯今相距五百年矣夫天下山川因革經時而變即以錢湖之勝歷唐宋元明相嬗勿替而當子一身相距五十年即已如高陵深谷

浮雲滄海之不可復記況南朝多寺寧無灰刼而無門一山尚能恢其遺業而授之以誌自非師之功不至此夫天下之思其舊而悵然感者不獨予也其不得其舊而思藉誌記以想見夫當日則又不止此一山也令入湖者有能談宋明遺事而不慨然生懷古之思者乎乃區區一山而佛眼興之香林貞吉繼之宋時帝主開其前明之卿大夫各護持其後而師以太白高僧巋然説法復能統餘緒而從容作誌以傳之無窮誌不云乎香

林從經行之隙得佛眼金身于沙礫之中而近年杭州禱雨則黄龍之神儼然示現葢洞中丈八之軀與澄潭故侯未嘗亡也則雖所見有時改而又何患焉

包氏族譜序

族譜之設創自蘇洵其時軾與轍尚未仕也蘇氏之貴當自唐蘇味道始然而譜不之及者亦曰親盡則略爾今之為譜者異于是必賢如子騫貴如梁公則雖遠必載而如其不然即高曾至邇猶且記誌恧縮以為此何

足以光吾譜者甚矣譜義之非古也包氏始自安陸代有顯者乃由南渡後上泝所自獨以合肥孝肅公為斷其相距不越十世以統以系而由合肥而山陰而蕭山則又以蕭山為近祖葢自南渡仕甌越或分或聚而蕭山最大其相距亦不越十世而為譜者宗之葢其世當元明間賢哲代起一時父子兄弟若松坡東皐輩皆以明經進士顯于時凡海内閩人争先結納若所傅河東張翥金華黄溍宣州貢斯泰南陽迺賢臨川危大樸東

陽王禕餘干董朝宗青田劉基上元楊融西江揭傒斯廣平程鉅夫東嘉高明不下數十輩皆當代名臣偉儒能不遠千里並過蕭山與之遊車轂所至使市橋左右廬舍皆滿噫亦盛矣夫譜貴親親由身而推祇詳所自出而上本姓生下聯族屬未嘗有聲稱官閥之見生于其間而其貴而且賢若此予少時與即山遊拜其尊大人于堂降而與即山呂和銓平結為兄弟惟時同游者皆海内聞人渡江造請各以古學相切礲其一時賢俊

亦不讓河東張潞公金華黃文獻以下乃身遇
興朝未得一試其才以黼黻
盛世信乎出處顯晦之際有數存焉而即山呂和且相
繼齎志迄于今墓有宿草者已三十年矣予乞假還里
值銓平修族譜成屬予為序予思氏族之盛莫如包氏
少時登其堂景其先賢懿行往往起敬起慕徘徊勿釋
而今則觸目悲哀不忍過其廬造其門巷睹見其遺文
賸字況明明世乘儼然載即山呂和于其冊而其忍序

之然而譜也者壇後者也今之所作後之所述也夫以予異姓之子束髮與交垂老而不忍棄去偶一見其家之所為即感生于心況為其子若姓者睹先人遺譜而不遵之如經守之若國史非人情也譜創于即山而銓平與呂和之子續成之前二年銓平示予譜予不忍讀受而藏之衣箱之間既而曰予與銓平皆垂老倘一旦不測其何以應遂出而書此銓平予老友尚居牆東此包氏家獻也呂和之子公度善文似呂和吾見包氏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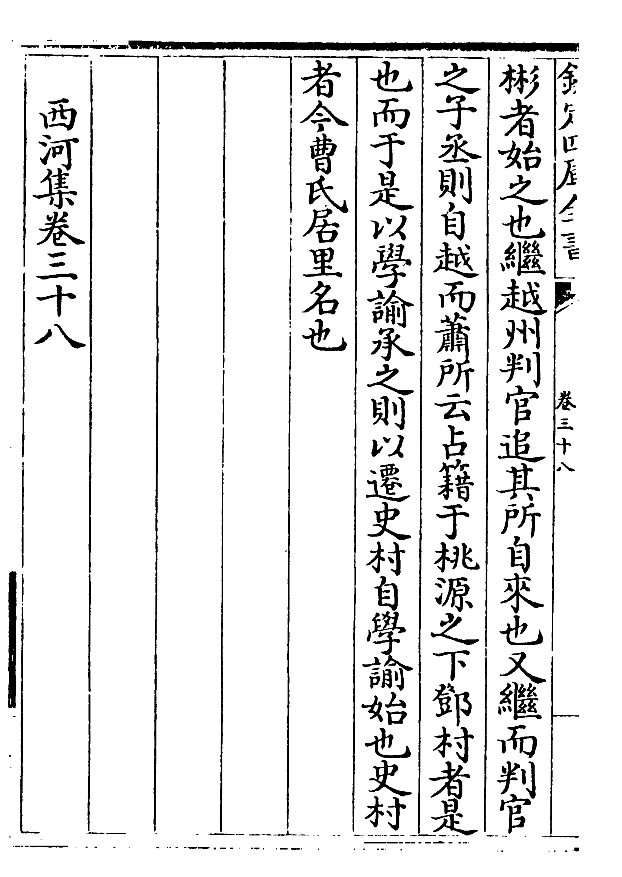
繩繩矣

史村曹氏宗譜序

宗譜與世族譜不同唐時岑文本令狐德芬奉詔輯天下茂族合九百二十三姓一千六百五十餘家而分之為譜凡一姓之中第取其賢而顯忠雋而有材望者著于篇而他不之及名曰世族猶史稱世家孟子所稱世臣也若宗譜則創于趙宋蘇氏但以一姓為九宗上自高祖下逮元孫毋論仕不仕賢智愚不肖而各予以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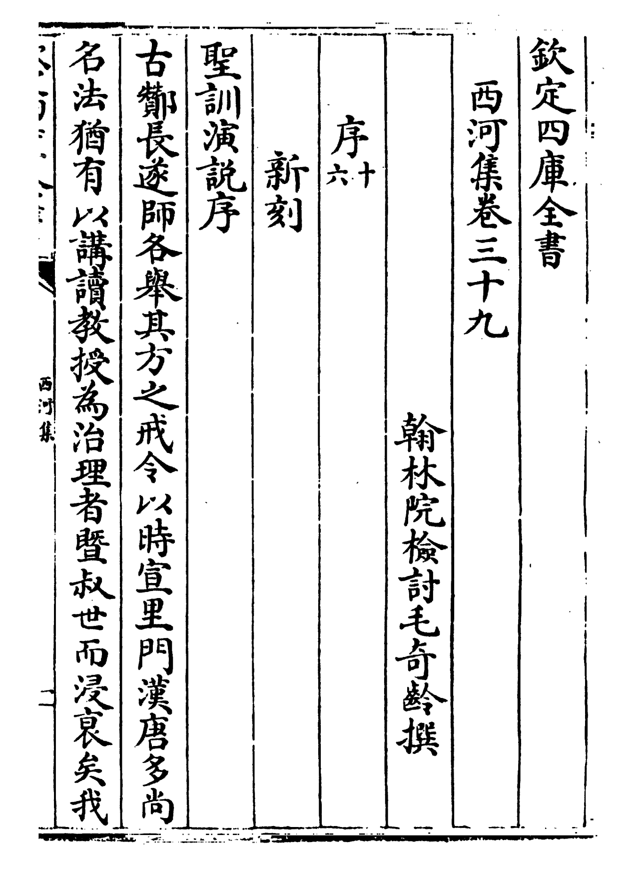
而其後所宗過長其所及亦過遠然且進貴絀賤右賢退不肖至有冒他族名達遙遙華胄為世取誚者則宗譜也而與唐之譜世族無以異焉曹氏為蕭山茂族少時見木上先生以第一人舉于鄉名冠兩浙嘗追陪游讌每嘆其器宇沈湛淼然若淵泉之在望叩其鐍抒之不匱猶繭絲焉方是時有為九江司理者有為望江令者予生也晚不及一一而見其形與其事也然而名賢輩出在曹氏一門羣從譽望藉藉如浴雅先生以詩名

于時時得其片詞賸字輒規之橅之轉相傳寫以奉為祕寶迄于今郄絽之書其為法盛之所行正不少也而文虎為文予甞私效之而嘆為莫及夫以邑之為詩為文為書法為理學政事而皆于是家取之此其家真世家矣予與其裔孫國學名顯宗者遊每言其家茂才名錫爵者修宗譜甚具顯宗將捐槖謀付之梓而屬予以序予因諦觀之簡而覈精詳而有要不附混元不冒巫趙所云以族譜而兼史乘者是書有之若其沂武惠王



彬者始之也繼越州判官追其所自來也又繼而判官之子丞則自越而蕭所云占籍于桃源之下鄧村者是也而于是以學諭承之則以遷史村自學諭始也史村者今曹氏居里名也

西河集卷三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西河集卷三十九

翰林院檢討毛奇齡撰

序十六

新刻

聖訓演說序

古鄰長遂師各舉其方之戒令以時宣里門漢唐多尚名法猶有以講讀教授為治理者暨叔世而浸哀矣我

皇上躬親教化首重訓迪謂大猷之世必先事化導而後可以維至治於不替因於康熙九年特頒
上諭一十六條相率董勸而兩浙中丞陳公即又作為演說一書總講分講使顓蒙愚稚皆可通曉已奉
旨須行撫司及府州縣衛所官吏凡月吉歲正各集耆老於城鄉公所依式講授者約二十年會總制興公開府張公學院鄭公再三申飭且附諸律令以倣古讀法之制鄉禁國書相為表裏第司其事者祗責其成於長

吏兼殿最勤衆而司鐸者不與焉餘杭訓導王君獨慨
然興曰此亦學校事也夫孝弟禮讓皆本明倫而崇正
學以端士習則條教之中儼然載之間嘗追隨講肆目
擊諸父老攜持負戴側耳傾聽若惟恐語言之有盡而
誥誡之難遍及者因損俸鏤版流布廣遠使煌煌
帝訓昭如日星甚盛典也昔者文翁興學僅傳經義而
蘇湖之教則又以治事立業為實學有用然且千古相
傳遜為莫及有如是之上承

聖謨下廣憲法毋論載籍所嬗可益經學而即此一講授閒長幼造聽咨嗟感激凡夫有動於心而不能言欲發於口而不能記憶即欲歸而互相傳道使父告其子兄告其弟以之展轉於比鄰閭族之間而不能達者而一旦開卷而瞭然此不可謂非當今宣教之一助也

西江唱和詩序

自國風有予汝唱和之詞而春秋晉鄭大夫往往于所會之地彼賦此答此即履道聯吟松陵互和之所自昉

也信安馮使君有事洪都偕吴子志上徐子紫凝髙會于章江之濵遂邀之同舟而歸于信安因之有西江唱和之作夫使君才士其為詩下掩王維上追庾信而一行作吏中道捐棄予甞謂使君裁弱冠為文為吏皆得以拔擢流俗超然直上浸假趍其時年專事壹志其所到亦寧有量而使君仍兼為之而兼臻其妙才士之叵測如是若夫紫凝志上虎視臨安予每僦其地而與之觴詠其風流儁上固無論已向在京時甞追陪益都師

相高會諸竺壇經廠互相唱和以當休沐及從大雪游善果歸酒鎗燭樹合毬于東堂之右間使一人唱韻一人把筆每一韻落則筆隨韻絶唱者未既而和者已就今予集格詩猶存其題可驗也乃歸田有年兀坐陛陛不成一字而使君為吏猶能與二三友朋踵太傅高致刻燭擊鉢以嬗其休風于勿替則夫讀其詩而寧無感乎

田子相詩賦合集序

向從胡氏東嵒王氏文叔見子相於吳山之岑爾時子相未弱冠也然往往為五七字詩登臨詠吟一時見者多稱之予嘗題其篇而思其為人暨予以應

詔入都而子相方隨其尊人宦游江南者數年迄於今予請急里門又三稔矣錢唐馮屺章兄弟亟稱子相詩文為胥山之冠夫欲知其人者視其友向時文叔東嵒為予良友而近居錢唐方與屺章兄弟為忘年交乃諸公所推先後若一則夫子相之為人固無容問矣獨是

子相少工詩為古為今一如唐人之所稱格詩律詩者未聞工他體也惟夫詩有六義其一曰賦故賦者古詩之流而登高能賦大夫是期方今

聖天子好文首重賦體作者林立少能有當

睿鑒大抵高之為長卿子雲之流失之蕪詭而卑之即降為試文遂使李程王起互起爭勝體裁之雜莫過今日而子相以鄒枚之能抒庾鮑之製高不浮靡卑不檢劣隨所結撰而良材麗搆一往流曳體物精而狀意顯

若所謂氣若駢珠詞如繁露者子相真賦才之雄也我
皇上經天大文偶為儷語巡行賦物微示法則而世無
敢為對揚者子相進而備承明之選尚書給札賢王授
簡其摛文挨藻必有可以舒國華者而尚有待也若夫
景運初開詩當初盛而流俗畀污方且競變為佻涼弇
鄙之音則子相所為詩前後具在其力追正始而挽隤
趨端在何等夫子相非流俗人也

家明府文山兄七十壽序

予氏無二族自周王第九子園肇封于毛遂表之為氏而其後南陽平丘代有令哲逮靖康以還扈蹕南徙嘗散處于閩越之間故浙之姚江新安閩之王融所在顯著即嘉隆後猶尚有新安司寇姚江殿翰與閩之起曹觀察後先齒序藉藉通往來其為譜記可考而知也予于康熙乙夘游閩之晉安遇文山於道山亭下彼我慕悦相持不能别顧不得譜記不詳其行輩但以容髪度長少第為伯仲實不知其幾何年也既而浙中丞請名

至暮值予滯姚江不得一見又既而其門下士何君為湘陰令迎之至湘陰道浙見過而予以買藥他出仍不得一見今年春從中州還遘予于錢湖謂曰予七十年矣歲之首秋則懸弧時也子可無一言為贈詞地乎予聞而憬然視其容轉而自視私念齒將脫髮禿種種膚之皺者多瘽瘃而文山齦完肌薄儼塗髹漆于髯鬢之隙行立顧盼矍矍然而反長于予然後知老少之不足憑而向之度容髮而謬予長者之甚可笑也昔楚丘丈

人年七十自謂能出詞以應對諸侯決嫌疑以定猶豫遂負壯銜奇以為莫及而文山强且過之方文山少舉於鄉以文章名世越廿年而筮仕營山嘗考其在營時優于吏治按察宋君舉良吏第一凡鄰縣有闕皆藉文山兼其官夫營固瘠邑又其地蜀漢相接當巴渝萬山之間曩時流寇所出入瘡痍難復而文山每坐理之然且興起文學其分簾取士多得名才所稱湘陰令其一也乃既經薦剡川湖開府已上其治行于

朝

天子嘉其能下部取名而驟丁兵革拂衣歸里其在今又幾何年矣夫楚丘帶索不出閭里老萊荷畚徒事畎疆而文山於歸田之暇過都歷塊交游遍天下即偶然詘處一室而戶外屨滿凡夫質疑問難造其廬而諮以事者比比也倘所稱身居丘壑而經術滿寰宇非歟至于心思之敏銳每當著筆一若迅雷之及物而江河之行地汪洋翕忽不可名狀憶予在京時從葢都師相作

擊鉢詩互相倡和必倡韻未絶而和韻隨之以為快今兀坐揺筆終日顧眄不得一字葢年為之矣而文山著書等身老而倍進今世所傳茉根集是也夫容色之粹材力之强心思之敏皆足以壽而文山兼之則其難老豈區區長予為可恠也哉

高詹事天禄識餘序

劉宗正父子領校天禄當時有説苑雜記諸書散行于世而後之為雜説者宗之如班令史之侍讀禁中而作

白虎通蔡邕之校漢典而作獨斷是也嗣此則唐宋諸家短裁促筆不必盡出自祕府致長安舉人淨坊佛厰爭相寫記為銷夏之舉謂之夏課而元明以來山人園客又往往作稗官野乘以誇詡聞見故說者謂談議之盛至唐後始備而不知漢書藝文已早有雜說千家見諸書目特其文不傳耳江村宮詹以驚才絕學供奉內廷其所讀祕書真有非外人所能見者嘗笑儒臣進身偶職詞翰便自誇禁近足不涉苑籞身未嘗一踐闈

闥兩目不經接内府圖書及金匱石室之祕入直三舘持帔却足即宫門侍班亦不過暫立銅獸傍以互見其睫而宫詹日侍
至尊掌禁中文史克㰚㕦攡皆得而典校之其中偶有兼本為
皇上所賜即拜
命捧出故私第
賜書即有為長安貴人諸藏書家所未備者是天禄領

校惟宮詹為能職其盛顧時奉
起居晨入夜出負星而趍暝亦何嘗有頃刻之暇可涉
筆札而乃無書不睹一若陸倕之豎櫥而世南之行笈
隨所記録皆成卷帙何其神也夫雜説有二一則騁聞
見以討遺軼即説苑雜記所自昉也若此者慮其誕妄
一則誇記憶以肆駁辨即論衡獨斷所由著也若此者
又慮其寡陋宮詹自侍從以暨退食所在有記若松亭
行記塞北小抄與夫東西扈蹕金鰲退食諸書既已謹

聞見而袪誕妄有成事矣今以耳目之餘廣為記憶其中搜微剔隱註疏考窒有駁有辨而皆于天禄乎得之因顔之曰天禄識餘則短裁促筆雖曰供奉之餘然孰非經國大文對揚奏記之餘事而且學山藝海非容齋伯厚弇州升庵之所能及者是焉得以識小者而忽之也而況其大焉者有在也

重修平陽寺大殿募疏序

平陽即平原也相傳其地在平水之北以水北曰陽故

名平陽越王句踐嘗都之明崇禎間山陰祁中丞購之為別業而藏書其中其後中丞殉國難山賊據為寨別業頓毀

清興宏覺大師者受

世祖章皇帝之詔卓錫平陽構

御書樓于上方而恢大其基名平陽寺迄于今已三傳矣嗣席者以琳宮被災重為修復而堊土刻木乏稻粒以給口食因擊板于途遍句行路吾聞薪盡火傳者老

氏之教也而釋亦有之當句踐都居稱霸東南之會不知其盛何等而千年以來僅見中丞之營建比之平泉乃忽為化城龍藏象宿亦云極盛曾幾何時而興而燬燬而又興薪有盡而火無窮也人之施捨猶是矣聞之嗣席者為天岳大師師有直木堂集行人間今之以文字入三禪者人或未信其覆以予言質之

霞舉堂集序

王子木庵自第其所為集自辭賦記傳銘誄書疏以及

雜志野乘偶體諧說與夫論辨記述之自為義者合三十五卷名霞舉堂集以屬予序予受而讀之曰文有名家有當家有作者家夫名家祇如書畫家之有標格爾而金元詞曲每以平行協時族者為當家至于作者家則毋論當行與及格而必有作者之意存乎其間故漢魏六朝文不求盡凡散題閒牘皆足自存而汴宋以後即文體鉅細事類多寡必無所不具而苟其製有短長門有枯菀每零�子屑而不成集自非作者家經營部

署羅絡而不遺求其以函冊示世難矣木庵即不然其植物也閎其斂材也𦶇其功積也千至而流效也四應而五達故其質皦晳其文青黄其為幹攫擢而其聲其色即雲興于樊而噫散于壑即之為無垠而放之為可到真作者也宋後集多而傳者少初以闗石程紙數而既而銖兩無有古史藝文之所載必撕播四訖歷數代嬗習而後得以存其名然不可考也今其書甫出而塾文不擇詞國書不弃其文金匱石室之所藏未甞編載

其卷目而人之見之者皆寶閟珍惜而不可釋此非傳
書乎予與木庵游約四十年每歲過湖墅必詣木庵詣
必有新纂一卷出而相示及其讀禮也宣州施少參君
方抵杭與予約曰今當詣木庵寧得有撰著如平時者
耶予曰有之及至甫就坐而木庵出孤子唫見示乃相
視笑曁予官京師當會朝日少宰李公傳木庵書至發
其緘則所撰今世說也時賢在
朝者爭起問訊繙閱

午門外各相歎異以為榮今諸所存者十之三也嘗曰生人為文得親為按第置諸几席食訖而繙之一如千百世後偶得前人集而為之品隲亦一快也予歸田五年自視舊文如三伏之綿提起輒置而不庵霞舉堂集軒軒如也然則傳固有數矣

劉氏水澄傳詠序

自史漢有敘傳之詞槩括諸本事押韻成文而更生作列女傳遂贊頌而諷揚之此即水澄傳詠之所由昉也

顧水澄傳詠原始家乘而家乘之體大抵襲廬陵眉州編年紀世取其明晳而水澄舊譜獨詳列記傳旁及志表有似乎扶風龍門之為史者今乃以史而為詩善善惡惡之幾間出以微言風物之旨使孝子順孫讀之而油然以興翕然以感是豈非敦倫敘族實有見之于性情間者所謂以情馭法以恩掩義非乎蓋臣天才縱橫睥睨一切每下筆滔滔目無前人而敘事嚴簡矢歌舂容特于纂討呻吟之際兢兢業業可謂慎重獨怪水澄

閥閱甲于吾郡自其先司馬公創譜以迄于今增修續修不知凡幾而藎臣以韻文一二槩括之使知劉氏所始六族五忠著于前代而由元迄今尚有名臣傑士忠孝俠烈可歌而可詠者其為保世亢宗之無已有如是也

聽松樓近體詩序

隋唐以詩賦取士而殷璠選詩由梁陳以及唐初則適當詩法極盛之際然猶云自大同至于天寶把筆雖多

而灼然可見者十無其二甚矣工詩之未易也今習尚經義而鉛槧之餘偶押聲律即自以為駕王盧而邁江薛豈古以詩求而詩反難今不以詩求而詩反易哉亦曰工則難不工則易耳吳生征吉工經義其以經義冠試士屢矣一旦以揣摩之久舍而為詩會吳生以聽松樓文選行于時四方過問者車轂輻輳乃大起文會與江南北士公讌于吳山之麓生對客揮毫一時倡和者皆辟易去則吳生工詩既有成事是何古之以工見難

者今以易而反見工與
聖天子右文興學一時好古之士爭獻于廷吳生將挾
其所學以遊京師而先出其近體詩以問世予取而誦
之近體之難工久矣毋論精深灝博咫尺難量而第就
風裁以証大雅一如談藝諸録所云簡練以為思頡頏
以為韻圜皦以為辭混沌以為質者而吳生皆足以幾
之其以進于唐人不難也或曰詩以近為難不工近詩
者則必不能為古詩故凡觀古詩而不得其優劣者也

觀近詩而瞭然猶之為文者不工時文必不能為古文故觀古文而不得其通與僿也觀時文而瞭然然則吳生之工古文吾嘗于試文見之其工古詩則亦觀近詩而知之

東南輿誦録序

自子産誰嗣之誦興而漢晉以還若漁陽魏郡潁川廣漢率皆以輿歌巷謗流布史冊故王祥太保而海沂之謠早著徐泗姚元之為開元賢相乃吴陵頌稱悉紀于

石誠以民情至公感則顲而悅則嘑非有誣也金大中丞由綸扉起家槐堂草制早已知頗牧在禁中乃稡擷經史嘗佩水蒼玉為天下宗師百僚長庶無一不就教恐後旋復以諳練經術仍出參觀察特錫袋帶揚鑣而分路為行省中書者約十年天子嘉其能徵典樞要佐七兵九伐之事兼使詰禁當是時六師張皇樓船之南下者藉軍司馬上卿轉餫行間供調百萬億收復昆彌廷臣上功者方擬以五都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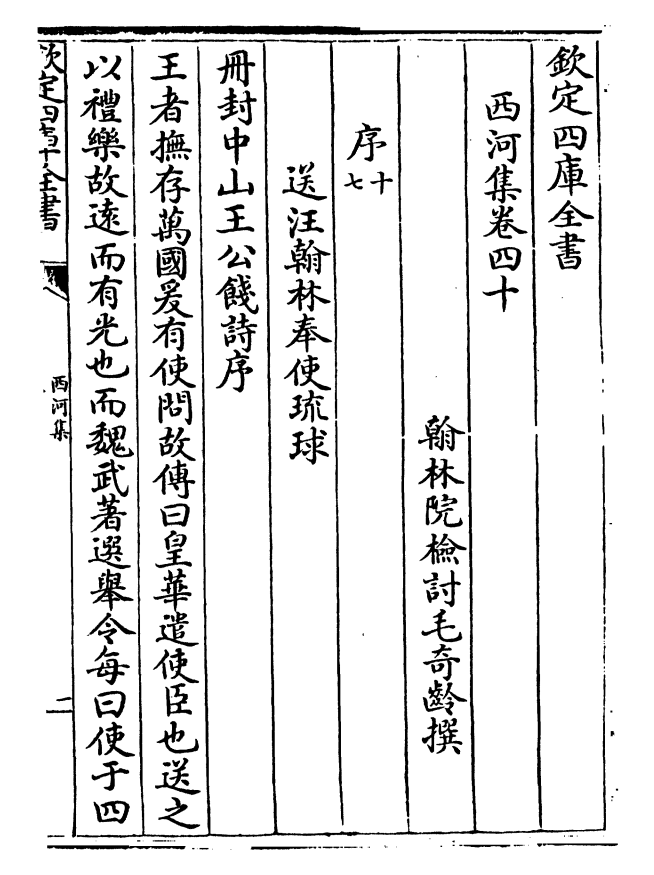
長專弓矢鈇鉞之權令宣布德意會七閩初定議應遣
重臣填撫其地遂命公往乃海外蠻荒若高華彭湖從
來不臣其國者悉版籍而耕犁之重以兩浙介在甌粵
為神州奥區天南半壁尤不可無擔柱者以厚其任曰
惟公賢則是公之敭歷固已閱中外備艱大以迄有是
也乃公甫入境須江水發水之逆防上騰者溢溢洶洶
浮天日而下爾時公未受事也即捐金拯溺賑卹諸昏
墊而後以入告其于樹柵堰防離隼築西江諸塘以修

復水利又其餘也夫為民去害而治可以興顧去害必先其大者浙右轉漕多閭左窟穴因緣為奸而闗榷譏訶比之漢之大誰使然且方樞庇之翼虎而敷狼比比也公先剔漕弊而清榷稅使曩時陋轍一切報罷乃整躬率屬激揚風紀凡刑獄賦稅務為減損以與民休息至于教化尤所急嘗賔興入貢在閩與在浙兩主其事先設立講院養貧士其中月廪日餼飭紳士之老成者董之暇則率僚屬講訓讀法至于棘闈之底飭修塗鏝

屋嚴朱謄而寬黜乙以迄供億之精科辦之簡奸胥不得赴行户無所漁以一事而兼百患多有也夫民惡貪而公砥以清民不樂惰窳而公礪以勤民所願輸公故緩之民若于侵蠹而公則譴之民田有時乾公跣祈之民之室不戒于火公拜而馳之夫民患惟盜而公是飭民所畏者兵而惟公是戢是民好惟好民惡惟惡如是而猶謂民之不能歌思而讙嘑也情乎夫民實有心謳吟之來不能强其所不欲如必揳其齒而防其口是猶

障風之吹而過其響也然則後之紀績視此矣予忝館職爲公之後進敢述所聞而臚之爲序若夫公之功德仍在輿誦予又何能多爲贅

西河集卷三十九



西河集卷四十

翰林院檢討毛奇齡撰

序 七十

送汪翰林奉使琉球

册封中山王公餞詩序

王者撫存萬國爰有使問故傳曰皇華遣使臣也送之以禮樂故遠而有光也而魏武著選舉令每曰使于四

方古人愼擇螽期當于是選難矣
今天下車書一家薄海来享凡蠻邦遠處日出日入之
所德廣所及去俗效義而
皇帝聖文神武柔遠能邇諸所動作悉合天意既已東
征西討盡驅諸不庭之族倭泥再闢雕題盡来惟是四
裔之外如南夷君長番禺太子無不延頸舉踵想望爲
臣妾雖道里遼絶阻以人力猶不能强抑其自致之情
況琉球處東海中早稱外藩自王公妃妾以及陪臣長

幼咸顒署名負版拜
天朝一命以為煌寵是固開國以來所垂袂而臣之者
也康熙二十一年
命冊中山王世子為嗣王
國議遣近臣任使者捧
天子詔敕及
金冊玉圭以往按海中屬國開自隋唐唐遣使官如新
羅日東諸處悉簡御史中丞負人地者啣命拜節而琉

球為明初所開其正副二使率給事門下及行人為之
令
廷議鄭重正用翰林官副以中書僉曰檢討汪君能受
命不辱諭國威信其文章特達秉志皦皦已足取驗海
外而儀度秀卓揚言如鏗金翹然上殿
天子以為可遂賜一品服繡以麒麟而加之尚書之尊
中臺八座自國門升車旌旗獵獵前導闢亭負弩者踵
相望于路

上既慰勞出而在
朝諸臣並為之供張贈以詩歌而屬予為序夫居平誦
讀忼愾自期非為九州伯統十萬師横行邊庭間即出
使萬里折衝樽俎為國家建堂堂之節足矣乃以一儒
臣夙抱弱翰給札牘為文賦而一旦朱軒緋驂奉
天子威德陽陽持節至日出之所頒布
明命使屬國君臣崩首蹶角以致其父子同賜懐抱匹
帛之意是則陸賈之語所不傳而相如之諭所未逮也

若夫波濤澒洞戒我前綏則唐臣使海猶尚有受命不私履險如夷之頌詩不云乎忠信涉波濤夫世有信使如汪君者哉贈詩不限體從所志也副使林君同有餞而各為贈詩重其事也予拙不能賦僅成五字四韻詩凡如干首而書其序于端汪君名楫字舟次揚州人

送張毅文檢討歸郁洲山序

予以入館之七年請假歸里未能乞官湖為棲息地也同官張毅文以言事去職自言家海東有郁洲山即山

海經所稱郁山者山周八百里而四環于海林洞掩溥中多良田先考功思結廬其中而未逮也予將長往焉竊思毅文無言責其所以謇謇直陳撞九閽之鐶而不自顧者夫亦以鄉里蕩析人將為魚思稍𢦤其災拯溺淫而出之于溺因不憚越職言事乃
聖朝既行其言而徒以封題細故少就裁抑反輕去其鄉悻悻蹈海以自置于波濤出沒之中豈真謂此邦難與居與毅文本良史職司記註其纂前代事慷慨落筆

即厭承明亦當自抱經術棲遲檟市間時毅文宜補助教以出與朝士相周旋而乃木石是居下同鹿豕何其憊也吾聞郁洲從鬱林飛來又名鬱洲其山中所植尚多笯荔柑蕉之屬曩時崔季珪遇仙人而悅之夫以入世之難測升沈反覆眇不可定則睹兹山之變幻而彷彿與仙人者游或者陸績之石有時而移淮流澶漫有時而渫豈亦依約翫世之微情也乎予隨考功先生父子登曲江樓飲酒賦詩辟易千百人越二十年而考功先生仍

然就安車應建元之詔率毅文與予同上金馬門予因得與毅文並授館職不十年而考功已厭世曲江樓傾廢不可復問而予與毅文又復于編纂之餘相繼言去嗟乎雖欲不為棲息地而何可得焉

慎餘堂詩文集序

古者傳世之文與問世之文無異也司馬文園以游梁之賦受帝主知公孫犀首揣摩短長終以此見用列國然三篇之目則依然具藝文也今則稍異矣帖括之精

無預博洽故有皓首章句而不涉一韻語不及一短長言者況一行作吏棄如敝屣百城之相擁則萬卷所從廢矣廬陵劉君試仕來新息其為舉文亦既籍籍傳人間矣乃抱牘未幾復以所著詩古文相質昔者八家之傳三在江右而廬陵歐陽且推為八家之宗即入明以來其以舉文稱雄者代不乏人然卒皆以經術之氣兼行之帖括之中故當時特標為西江派迄于今不衰是豈地使然與抑亦傳世與間世兼資如所稱司馬之賦

公孫之文與抑亦歐陽南豐荊川諸家有以開之于前而奕葉以後遂相嬗不乏替與何劉君之能以舉文見復能以詩古文見也予寄居倉卒不能與劉君論古學而第披其集視其詩若文淵淵乎如大禹之吹筠而平陽之擊石含吐性靈抑揚詞氣與時之摭葩拾藻者殊矣且其文汪洋縱恣不可方限宜以為江河之目而乃顏其集曰慎餘則其不事誇靡務求斂檢謹言行而為世用者不槩可知乎

虎跑定慧禪寺志序

虎跑在西湖之南凡由湖越江者必穿山以通而寺當兩通之間相傳唐元和中有性空師者從南嶽來遷而苦于無泉陡見虎跑地即泉生而南嶽故居所稱童子泉者則頓于是日枯焉遂以此泉為南嶽移來因名虎跑又名虎移蘇子瞻詩所云虎移泉眼趂行脚是也特虎跑名泉而不名寺曩時大中乾符各有敕建而以山得名者謂之大慈以塔得名則謂之定慧大抵自元和

而後歴宋元及明建置非一要必有人焉爲之主之故
開山以來代有壇受凡寳洲規爲慈室營造與夫帝王
之頒賜檀那之供養齋田薪嵁經壇幡硅各爲記載之
以傳于不壞而明代諸志僅附之西湖之末闕焉不詳
雖欲考按焉而不可得也本然禪師以彌天龍象受大
鑒大法繼席此山其力行化導振興遺緒已非一日乃
于說法之餘惟恐山川灰刦久而漸泐急攈諸實蹟參
之聞見以証以核以爲之志其分門立部所爲建置沿

革法傳世護佃布樵採無不抽其端而析其委自此虎跑有眉毫宊矢名山之興闗乎運會前此大中乾符京師遼濶帝王頒錫皆未嘗親至其地即降而吳越錢氏世王此邦顧記載湮鬱不知其施賚何等而當今皇上于南廵之頃親幸泉亭掬流而飲之睿音稱讃閶泉為之沸即井榦所刻金龍伸爪奮鬣日光動盪與聖顔照映同其晃曜則祗此一泉而神虎跑于前天龍

現于後不可謂非重興之一會又況兜率化身久持法海于以迴髮字而成貝書即以是為龍藏之經函所以助道生法安之論說何不可也

清化廣利寺志序

當予讀書橫山時每渡浦陽江見江流半青歸然高出者氣佳哉鬱鬱葱葱此清化山也顧欲一至其地不可得暨予避人歸或有以清化三十二景屬題者予以焚硯辭之去當其時相傳清化山中有普慈師者實始興

廣利舊刹一復晉宋以來雙嵒七宇之盛凡梵室之中落者則于斯復振焉康熙己巳予以歸田之暇杜足江村而普慈後人乃挾清化廣利志渡江再請願得數言敘其事予思名山福地必有聖僧覺士棲拄其間所謂山川之精與辟支之力相附而顯顧慈室易壞珠藏金乘不無循日月為興廢者考之廣利所始創于宋大中祥符之間而歷元及明毀者再矣普師以禪德之長入山有年一旦出其願力使久淹淨土頓還舊觀不可謂

非名山之幸顧興廢未可料也住持宗標丐其鄉居士輯為寺志歷載開山嗣法諸源流而附以旃檀捐助山塲田蕩之劵冀傳永久其為意非不甚善獨不聞清化之所由名乎夫清化非山名也在昔龍湫石室本名靈峰自五代晉時有純一國師者曾建院于廬陵之安福賜名清化及師還越州而吳越文穆王錫師紫衣因闢靈峰山創為道塲而師乃即以安福清化之名名其所居然則清化山者本安福舊名而以之重名其寺者也

夫世有以山名寺無以寺名山者今清化之名實始于寺然而人之稱之者但知有山而不知有寺如予疇昔所稱清化山者極至山久無寺而清化之名猶是也夫至山無寺而尚名其山而謂山能無寺謬矣他日儻能至其地三十二景當在也予雖老尚能題之

同音字解序

字學有二一以形學一以聲學其在形學者自許慎徐鍇以後悉以篆隸為根氏而降而宋元拘牽波點其失

古楷體之舊久矣若聲學則自唐迄今皆夢夢焉予嘗于修史之暇著通韻一書進之

御前其義明指確已經宣行而惜未能家為喻而戶為說也錢唐沈君取梁周興嗣所著千文而輯其同音之字以類分聚謂之同音字解乃復以每字四隅分註四聲使里門兒童讀一字而字類之仄音皆備具焉考之兩漢以前以均為韻所以均聲之不齊而同聲之字古無其書至左校李氏首創聲類而後字聲之相同者彙

為一家逮齊梁之間中書周顒少傅沈約始造為四聲類譜實非三古以後漢魏以前所舊有也然而聲類既開則于是有東冬之部就其聲音之同者而反從分之四聲既開于是有有入無入之辨就其有入十七部無入十三部而或為之界或為之合乃沈君所訂則聲同音異不拘東冬有入無入通合兩界一若李周諸學原非古法不屑與之較是非絜短長而第從小學之習字者而參稽之古者天子世子公卿適子學于宫闈而保

氏教之以六書之法謂之小學今其說不明久矣誠使入里門者開卷誦讀即由是以得夫保氏之教不必遠稽說文近襲廣韻第隨舉一字而凡為齒齶之齊與喉舌之轉皆有以周知其數而推類以盡其餘是亦與復小學之一端也又何患形聲之不畫一焉

俞可庵文集序

順治辛卯浙三舉秋試是科解文往以第四人為一鄉之冠謂其文峻鏧拔恒等選本一出家模而戶程之一

似風發于青蘋而須臾而遍大塊詢其人則可庵俞先生也既而先生成進士予嘗于文會中得一再見然于舉文外不見有所為他文者又既而先生之子復與予從子同舉于鄉每謂先生有詩集數卷藏于家已托予從子屬予點定而予以出遊去未之應也暨予官長安距當時屬予時已八九年逮歸而先生之子然後捧先生集至齋洛相示則儼然遺文焉夫以先生之舉文風發霆應亟行于當時而獨于詩于古文詞孑孑焉若艱

于示人而遲之遲之一似梧棬之餘澤而必待孝子之
擾剔以傳于身後似乎贏于彼而詘于此何哉顧人亦
有言方先生為諸生時日殫心古學講求漢魏以來樂
府歌詞或勸之止以為與舉文有礙而先生不顧且曰
舉文所以闡名理無根之言則名理所棄也所以孜孜
于古人者為有本爾則夫先生之舉文皆原本古學而
出之豈有本詘而末反伸者夫先生以為古學實難非
得畢生之功力不能庶幾而又惡世之淺嘗而輒以為

有得故每為之鄭重不輕就即就不甚存即存之亦任其流散不甚惜迄于今非得後人之孝思力為蒐輯則幾不能以嬗世所謂趍世之珍以求全而反見希非欲贏而故詘也夫詩文自漢魏以還代有流轉然並無畸衰之習竄處其間而今則啓禎至今凡為數變始流于竟陵而今則漸欲以南渡男蘥上拒漢唐獨先生詩文則適當兩變之間前可為鍾譚而後亦足為宋元所惑乃其詩其文一歸于正則豈非先生之學以矜慎而不

詭隨以遲重而不即為流俗所轉變哉若夫學有原本則皆足傳後夫先生舉文則趨庭繼起亦既承之而蚤有效矣至于為詩閨之謝氏閒庭能吟柳絮即康成家婢亦偶有起而詠泥中者夫東山北海之間多傳人矣

楊母九十壽詩文集序

昔陽城為國子司業詢諸生之有親者使之歸養夫人各有親方其羣居講舍亦何嘗謂賢聖之業哥以坐致其窮年揣摩初不過為勸祿之具而乃有親莫顧必以

待夫他人之遺之而況躬膺膴仕利禄在前其不至截裾亦僅矣予于康熙己酉從淮西歸同人競為詩為介璜先生母太君壽是時先生宰府谷未還也予謂太君年七十在先生當迎養不則或乞養以歸不宜在府谷而或曰不然先生甫赴宰即迎太君至官舍凡三年而以苦寒而返也府谷將報最庸詎知所移之必府谷而不為待之暨乎遷晉陽司馬而後踉蹌而辭去以為五原寒坂必不能置養堂于其地而其後八十之觴則先

生親舞侑焉今則太君年九十矣然而先生亦皤然以老家居二十載剔黄揃白而躬披斑斕尚日以承歡為事即其子長幼皆已筮仕且有佐郡于滇者而先生鎮居子舍以為樂夫捧檄色喜入院乞官為禄仕也壽親于京朝而迎母于軍屯者以仕養也先生初為禄仕而既不能以仕養則華膴在前棄如敝屣當其歸時即慨然以子舍終矣向使乞養之際逆料後此之歲月甚長則稍待時日亦未為晚即使孝思懇切不能姑緩而太

君强飯則稍為逡巡豈必盡歷之寒苦之地而先生不爾也先生有是志必得太夫人之年始足慰先生之心而先生既有其心則必天予太夫人之年而後足以彰先生之孝則是太夫人之年皆先生之壽致之而先生之孝則必藉太夫人之高年成之然則太君之壽何既矣人生九十不易逢而先生以垂白之年稱觴膝下更不易遘先生輯詩若文而以之承歡夫詩若文則安能誦百一哉

忠義録序

傳曰忠為令德又曰忠者下臣之髙行而夷齊餓首陽王蠋死晝皆稱義士故人亦有言有生所甚重者身也得輕用之者忠與義也顔杲卿赴洛陽自謂我世唐臣守忠義然則忠義亦重矣顧經載比干傳紀荀息仇牧而自漢以後累誌龔鮑巡遠暨王堪温序輩赫然史乘終未聞有會萃成一書者雲間朱先生者義士也而工于文嘗讀漢書作釋義力表其程法課諸後進而卬手

挈筆往往近龍門之為文振踔皷盪一似雲蒸于前而海潰于後即生人已亡骨肉漫漶既已澌塵土音容歇絶而揮灑所至能使衣裳鬚髮奕奕若睹生當啓禎間目擊夫國家之故北南喪亂有相繼而死其事者每憶而書之久之成帙遂題其編曰忠義録間嘗廁史館編纂前代史文奉

天子明命無嫌無忌因得遠丐先生所為書為之藍本而同館前輩且有延先生于家者嘗述先生苦心殫歲

累月將以藏名山而傳其人而煌煌國史業經採擇則千秋已定而先生猶兢兢慎慎出其稿相示先後檢覈一篇之中兼行並竄甚或塗乙至滋格者曰是何事而可以姑忽為也則是是書之成雖諸公靈爽實式憑之然其文亦皦皦然矣昔人稱忠臣義士在天為日星在地為河嶽而先生以皦皦然之文與為不朽前賢雖往可進而與之為接踵也日倍明于上河倍廣于下也意彖髣髴毛髮動而精英生也人有慕比干之心戀常山之舌

而不得其形與似者進而觀是書其庶幾已

沈又京行稿序

庚午之役兩浙舉鄉試

上命編修張君偕民部尚書郎同時主文而先之者編修君也君為予乙丑省試春秋房首得士故事凡榜放而名次適符者比之佛氏之嬗衣鉢若一經相同而又同為一經冠則雖名次不相符而泝淵源者亦必以是為衣鉢焉沈子又京以第三人舉於鄉而其所冠經則

春秋也居恒讀又京文嘆又京名下凡比年小試必冠多士其文為遠近所矜式以之當曹溪衣鉢庶幾不負乃從來知舉難厭士多起擲甓之習每一榜發必揶揄訾謷吹煸索隱甚至標帖衢巷以快其憤懣不平之意而獨是榜發見又京名無不唯唯稱得人者今又京行稿又紙貴矣三年揣摩去軌茁之陋而一軌於淳而世即奉之為科律且以袪累科積習為文害者特後唐清泰當戎馬倥偬之會知貢舉者猶能於放榜之後即引

諸生詣座主宅以泝淵源而予以歸田之人于文明盛開之日亦得藉重門between末以相為周旋所為吟裴韙之詩而深有歎也

東臯詩集序

崇禎己卯之秋予以童年應臨安鄉試稔知臨安多名士其最稱于人張先生也當斯時東南以社事相爭高自太倉金壇開其端浸淫遍海内而究以臨安為極盛予嘗讀先生社義嘆先生以排比小技造高而窮深當

爲三百年來所未有而惜乎驟丁亂離灌園東皐間向之所爲人倫長庶各競其華文以爲雄長者後且闕而藏之一若銷亡刊落之唯恐不盡嗟乎先生之文其不輕見於世也久矣予向赴名入都時同邑徐徵君與何子毅庵扶杖過予送予于官亭予時左右顧謂老成無幾且不審後來復何幾相見暨歸而故交蕩然四顧無所嚮獨先生年踰八十尚能與顧君侍御丁君禮部輩講德論道學者宗之爲東皐先生然且出其所爲詩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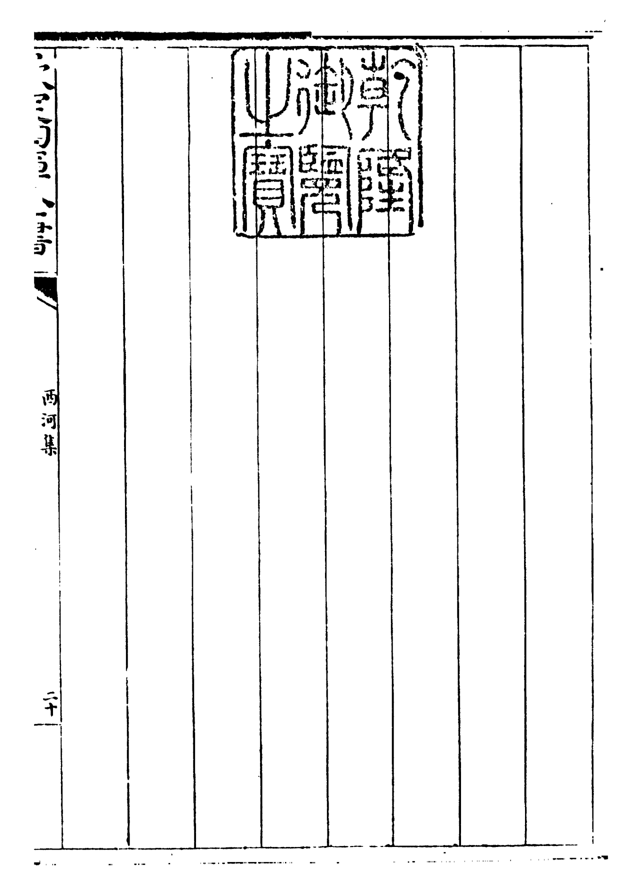
予點定夫子以故鄉牢落將僦居臨安與少時之就試而籍之以為應求者相去有間況以先生之文深自敛晦而偶以行吟之所賸漫示學人則今日之誦先生詩與當日之讀先生文較之其盛衰今昔亦復不等顧予聞王通在隋著書河汾間當鼎革之際刻意自藏而門徒仕唐若鉅鹿河南京兆代郡皆能以一代相業盡發其師文以為典則況先生之學久而益顯其在門生兒子輩自能交相傳述以不致阨塞而獨予以七十之年

徘徊故鄉魏文所謂鄴宮舊遊零落殆盡者而予猶得以遲暮歸來從容為高年老友親受其詩而訂之序之則其把筆悵然者也

周千仞八十壽序

予與千仞先生戚也而為友少試于杭每千仞其兄而平山其弟記曰十年以長則兄事之予之兄先生與平山之兄予皆以是也乃十年以前予為其尊大人稱期頤之觴爾時先生宦髙要也予自視既非盛年而髙要

君以杖國之歲棲遲嶺表往往于稱觴之次拜而思之今予請假歸而先生巋然以八十大耋張弧于庭在昔香山居士作九老之會東都故人無復存者司馬溫國會耆英于洛則但叙官閥而故人未仕者又不得與予年近七十舊交尚在梓里諸賢幸不以出處相間而尚齒之會至今未逮先生與平山伯仲把臂入林早已與邑中耆德時會于幹山之麓以樂贏年然則其年可量乎予將持一觴以自厠于諸賢之間矣


乾隆御覽之寶

西河集卷四十